



给自己一分自在



孙金瑛 著

自我在分寸中自由，自由在觉悟中自在，自在在进化中自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孙金瑛 著

自我在空性中自由，自由在觉悟中自在，自在在造化中自我。

圆时改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自己一份自在 / 孙金瑛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95-3687-2

I. ①给…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380 号

责任编辑: 张 铮

封面设计: 子 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920×130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301 000 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80 元

ISBN 978-7-5095-3687-2/I·0098

自序：曾经的那些时光

与自己对话，是我多年的习惯。

那些能说的不能说的，我都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地品咂。生活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戏，不管你愿不愿意，对于你自己的这场大戏，你都得上主角。

每每忙着忙着，岁尾就到了。每逢岁尾之时，下意识地就记起了生日来。真得谢谢父母亲，他们无意中的造化使我降生于岁尾，以致长大后，想过生日的时候，恰是一年的小结。

2000年是一个世纪的结束也好，开始也罢，我在那一年的生日，即冬月二十九日，突然就决定将工作后9年里所感所悟的零零碎碎梳理出来，弄本集子，权与自己亮个相、话个别，对到来的2001年有个自我的交代。于是，在2000年末，我推出了随笔集《天凉好个秋》，留存过往。

在2001已去，2002徐徐掀启页眉之时，也就是在我的3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突然又想做一件事来，那就是在今后的10年里，在45岁生日到来前，我要献给自己10篇生日志。35岁至45岁的10

年，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最为美好的岁月，我珍视这个岁月，我要为自己储存记忆。

于是，我想到了《岁痕——10年盘点》，从2001年至2010年，一路坚持走来。感觉初始的时候，心情是细腻的，叙述是平和的，读书是认真的。逐渐的，语言由长句转向短句，对话由日记到周记再到月记，最后，干脆就是偶记、补记。有时感到惶恐，更多时候是释然。因为走向不惑后，就是一个惑而后知天命的过程。

我是散养长大的人，崇尚自然。原本想“盘点”就该是原汁原味的，给自己一份礼物。但社会是讲和谐的，需要回炉、打磨、抛光。又加之时间仓促，只能提纯。于是，为了方便阅读，整理出“生活篇”、“同学篇”、“杂谈篇”及“海伦篇”。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记忆·生活 / 1
荒诞的宿命 / 1
第一次走进天主教堂 / 8
纪念日 / 13
第一次举家出游 / 17
行动很重要 / 25
永远的痛 / 35
失而复得的手机 / 40
一并前行 / 44
魂儿何以堪 / 52
关于斋号 / 56
感言 / 59
为自己而喝彩 / 62

原来，自己是能且可以忘却的 / 64

冥冥中的暗示 / 67

一切都释然了 / 70

真实的是活着 / 74

冬至 / 77

岁月人心 / 79

去沈阳开会吃顿“偏饭” / 82

回家过年 / 88

给自己一分自在 / 92

岁月娱人 / 97

舍得一念间 / 100

诗意地生活 / 104

第二章记忆·同学 / 110

校庆 50 年的意外收获 / 110

青岛之行 / 114

世风变了 / 122

一吐为快 / 125

沈阳小聚 / 130

撩起尘封的过往 / 133

永远的伤 / 136

下一秒，君何方 / 141

何人当堪 / 147

弹指 20 年 / 150

老感觉 / 155

家的诱惑 / 159

有闲好吗 / 162

岁月如歌，昨天般 / 165

感动 / 168

第三章记忆·杂谈 / 171

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 171

棒子要传，方式何如 / 176

钱旁有刀，聚者慎 / 180

甲申春节闲想 / 182

第四章回忆·海伦 / 185

小猪妹的故事 / 185

我懂，妈妈 / 193

海伦会骑自行车了 / 196

海伦，你的成长是妈妈和爸爸的快乐 / 200

母亲节，我好感动 / 203

小考感想 / 209

不同心境不同称呼 / 213

一起分享 / 218

日记风波 / 220

中考：气可鼓，不可泄 / 228

上学去了 / 233

那我就留白吧 / 237

如是这般 / 239

第一章 记忆·生活

荒诞的宿命

对于 2001 年的到来，人们都习惯于使用“欢呼”二字。作为一个新千年伊始的年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或许真的有着特别的意义。不喜追逐“时尚”的我，在 2001 年，倒介意起这个“特别”来，率先的举动，就是出本书。

到文联工作，是一种无意中的撞入。记得有近两年的时间，我不晓得我的工作是什么。我曾天真地问人家：“文联到底干什么的？”没想到回答我的人更天真：“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你进文联干什么？”“因为有编辑呀！”我的回答依然不失天真。

进了文联，始知道书还可以自己拿钱出。一本本自费的书赠过来，大多看看作者小传后，就放进了抽屉里尘封。成见中，往往好作品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书，那意味着火候尚欠，价值待议。至

于出版社拿书号当钱用，无非是市场经济使然，加之形形色色等级评定的专著条款，更助长了个人出书热的蔓延。

一个荒诞的故事，我被搅进了这个故事之中。活在其中的我，浑然不清楚自个儿的角色，想当然地游于其外。以“整景儿、扯事儿”来摆平并撑起自己的自尊。直到有一天，自个儿不知怎的恍然就觉得累了，心累时，才意识到，是自己不要了自己。

文联的外在表象令人感觉是个神仙，而文联的内在精神是叫人得拿功夫说话。我喜欢神仙的日子，冥冥中，我就是个闲人。闲人，一个“闲”字，就是一门学问，闲不是说闲就闲得了的，那是功夫。

我曾想习习书法，或练练画画。可冷静下来，知道那是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时光才能打磨出来的“瓷器活儿”，知其难，也就勇于退。无可奈何之下，我不得不拾起“中文”。中国人爱讲“科班出身”，我本能地拒绝着，因我不欣赏。同时，我也清楚，以写作为业的人，大多是非专业出身，远的如鲁迅、郭沫若，近的如池莉、毕淑敏等。写作靠的是灵性与悟性。

然而，在知道了“事儿是扯出来的，景儿是整出来”的理儿后，我就彻悟了曹雪芹的那句“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亦无”的道。灵性不足、悟性迟钝，没啥，做不成样的事儿天下有的是，重要的要勇于参与。于是，变不屑个人出书为积极介入。

“天凉好个秋”，是一句老词儿，宋朝辛弃疾说的。我的随笔集子，之所以选择了这句老词儿，全然没有附庸风雅的意思，而是自己日趋一日地体味到了这句老词儿的无限意蕴。如果说，想到这句老词儿是一种无意的话，那么选择之后的事儿，就是一种宿命了。这在我的2001年初春得到了印证。

2000年的8月，我突然间被告知做部门的负责人。这是一向没有“奉献”的我所始料不及的。我自知天、地、人皆远我，心理上并没有这个企盼与非分之想。既然被圈进了圈里，我便开始检点起自己的行为，尤其是说话，尽量免开尊口。工作呢？没什么说的，一以贯之，只不过多了些责任感，往好里为罢了。

依经验，中层的使用是党组研究后，经投票，报组织部审批即可。可直接上任，也可以负责三个月后正式任命。可事儿到我这就变了，被无限延期。而一个确切的消息是，领导他为了这事跑了3次了，可组织部不认可。我被告知的时间是2001年春节假日的前两天。

头儿说：“我也不知道你和组织部的人都说了些什么，人家问你是党员不？”

闻听此言，我的惊诧从头儿的表情中读了出来，他赶紧补充说：“人家说你道家、儒家的，时下不正闹‘法轮功’吗？”

我看了一会儿头儿，一种不信任感迅即掠过我的脊背。沉默不是办法，我说：“也许前些年我说过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但入党后（1996年11月13日）我没再言起过。至于‘法轮功’……”

“特殊时期，组织么……”头儿打断了我的陈述。

“但无论怎么说，我这个人，您是清楚的。我的事让您费心了。”我在头儿的沉吟中，接过了话头。说这话时，我感觉胆汁在往上涌。

有了如此的谈话，我反倒达观起来。不再去想时间，也不去计较头儿为什么选择春节放假前而不是节后上班时，来与我做此次谈话。在面对诸如“同时提拔的两个部门负责人，是否先解决彼”的问题时，我在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后，是虔诚地尊重组织的决定。我

知道，个人与组织，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是绝对的，摆个姿态，我还做得来。这个时候，佛祖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表白太能让我自我拔高一把了。

说到达观，我就想起了孔子。自从有了海伦后，忙忙碌碌的，我早就将这位夫子丢到脑后去了。为了纪念我的想起，我特意找出来自己1992年写的一篇有关孔子的文章，以及自己的毕业论文——《自我——孔子式的表述》。时隔几年后，再翻起往日的所得，恍如隔世，好生地佩服起自己来，当年竟有如此的意气，如此的手笔！激赏过后，是一种莫名的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猛然间涌出的《诗经》句子，道出了我此时此刻无以名状的情愫。我已寻找不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可有人却不曾忘却，并在抉择时刻，来个一棒子奉还。

我真的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过孔老夫子和那个就叫老子的人物。

我是个喜欢自我观照的人。知道自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冲动，再配一张拘谨的面孔和一副大块的身架，难免不惹起疑来。记得在大学时，自己就有过这么一次被怀疑。曾几何时，我是我那届高中第一位入党申请书呈递者。也许就因为自己的好思，放慢了向组织靠拢的脚步，以至于到了大学还是个“积极分子”。可大学的“积极分子”满眼都是的，需要再沉淀。1989年，在当时走红的电视专题片《河殇》被国人热热闹闹的话说时，我的一次课前5分钟即时演讲，引起了辅导员的注意。当辅导员得知系里有人进京后，第一个反应是爬上7楼来看我，我对辅导员的关心抱以淡淡的微笑和诚挚的谢意。但在这微笑和谢意的背后是我遽然而生的心哀。被人关心着，不，是担心着，我该惊醒的。可我自己是不设防的。不

过，在重新确认“积极分子”时，我有幸被辅导员举荐为其中的一员。可以说，这是我整个大学期间在政治生活中最令我欣慰的一件事。

此后，我对社会主义有了深层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源于我无意中翻阅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我喜欢看人物传记，顺手的一翻，让我这个有如茫茫大海之中漂无定向的小舟，顿有一种方向感。梁漱溟的由佛家、道家皈依儒家的心理认识历程，使我开始关注孔子。而他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说，风行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今天，依然有它的参考价值。

关心自己的国家，是身为这个国家的子民的责任与义务，所以才会有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不是政治觉悟问题，而是它的子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关乎的是责任感和道德感的问题。

从梁漱溟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实践者的实践，反观生我养我的今日之农村，我有一种投身当代“乡建”之中去的冲动。我的这种想法曾和我的老师郭明海说过，并和他大谈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我说，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解决了阶级矛盾，使人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平等地共处；建立了人们对自己国家主人的地位认同，使人们在心理上普遍地接受了“人无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的做人观念，这也正是中国能够稳定的原因所在。

“你认识到了这点，可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认识到了呢？”这是

郭明海老师对我说的原话。因其冷静和意味深长，而令我至今难忘。

大三、大四的时候，是我醉心儒家学说和“乡村建设”理论的发烧期。我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做笔记。所以到了为期3个月的做毕业论文时，我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拿出了毕业论文《自我——孔子式的表述》来。带着大学的余热，工作后，我还时不时地想起孔子，订阅了《孔子研究》，所以，在走出校门一年后，在1992年的深秋，我又写了篇偶感《伟哉，夫子》。

在沉寂了多年后，为了感谢不曾忘却的惦念，我将《伟哉，夫子》这篇小文，在我的集子一校后，毅然地排进了《天凉好个秋》中，并想把毕业论文《自我——孔子式的表述》一并附着在书末，后经人善意地劝说，作罢。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依然坚信，中国就是中国。孔子以及老子所创立的儒道两家学说，是他们集他们的前代所有思想者的精华之大成而为后世树起的一座永恒的思想、哲学丰碑，后来者无论怎般地努力，都永远是对这座丰碑一瘸一拐的追随。

我在追忆中等待着组织上对我的肯定。头儿说，你做个自我思想剖析吧，挺了这么长时间，需要个程序。思想剖析？不就是“检讨书”么？可以说，“检讨书”是组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进行曲”。如今我也要进行一次？我生来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可对这政治歌，以往全然没有在意调的我，此次下笔发声十分地慎重。完全不走“先说自己不是人，然后说自己为什么不是人，最后说谁说我不是人”的三讲式，心气平和地简单陈述一下自己的认识过程，即调一转，迈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收在将革命工作做好上。

不管习惯与否，在“表扬与自我表扬”尚不能心口合一时，可

就工作论工作。

思想剖析呈递上去后，依然泥牛入海。而这时已是第二位领导前往组织那里为我陈述。时隔一个月后，也就是在另一位同龄人被审批为中层后，开始轮到第三位主持工作的领导前往组织那里为我陈述。成了！持续了半年之久的疑案，终于在 2001 年的 4 月尘埃落定。

我永远感激曾援我以诚的人。

我亦感激组织锻炼了我，使我对组织有了真正的组织上的认识。组织是个概念，组织的行为由具体行使意念的个体的人来操纵、实现。所以组织有了温度、善与非善。

第一次走进天主教堂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圣诞节，我走进了天主教堂。

随着海伦的长大，原本不在乎潮流的我，也日益跟起了潮流。比如说圣诞节，是西洋人的节日，我这个人，虽说不排外，但潜意识里并不喜欢洋事儿。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讲究圣诞节以来，潜移默化的思想也就有了转变，可行动上依然没有在意过。去年的海伦，没有念叨过。今年则不同了，已是二年级小学生的海伦，提前一周就开始和我说：“妈妈，圣诞咱们怎么过？”

是呀，圣诞怎么过？愿意不愿意，孩子提出来了，得有个态度。于是我问海伦：“你说怎么过？”

“你看着办呗，妈妈！我听你的。”海伦将行动权甩给了我。

万安提议送女儿一棵圣诞树，我表示反对，说不能助长孩子的浮夸心理。海伦呢，没说什么，只提出要买贺年卡。

海伦没有提圣诞树的事儿，我也没有往那上面想。21日，星期五，这天我较准时地赶在海伦放学时接到了她。走着走着，海伦就用胳膊肘将我拐到一个小摊前，用手一指摊床上的圣诞树，说：“妈妈，就那个。”

“怎卖的？”我习惯地问。

“8块钱。”摊主说，“来一个不？过节了，挺便宜的。”